

# 教學語言政策的 分析與建議

鄭燕祥教授

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  
香港教育學院 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總監  
(yccheng@ied.edu.hk)

1. 全輸家的教學語言及升中政策
2. 沒有前景的教學語言管控
3. 教學語言的文化資本與階級流動
4. 教學語言的中央管控與校本管理
5. 對教學語言政策的四項建議

本文是修改自作者  
在明報論壇(2005年2月22日至26日)  
系列連載的文章而成的

## 全輸家的教學語言及升中政策

二月初發表的教學語言與升中機制的政策諮詢報告，非常重要，影響深遠。其中的建議，極富爭論性，涉及香港整體的未來發展。我將在這系列文章，從不同角度剖析這政策，並提出一些建議。

### 缺乏清晰理念和前景

由於涉及因素複雜和影響廣泛，製訂政策時要非常小心，應有嚴謹的理念和清晰的前景，作為討論及共識的基礎。顯然，工作小組曾下過不少功夫，研究母語教學的文獻。但很可惜，所提的建議缺乏說服力，特別在沒有清晰的前景下，繼續一刀切政策，將中學分為英中、中中，對英中作更嚴厲的管控，造成的效果和印象，只是為進一步鞏固英語教育的精英地位。

例如，要選拔更精英的學生(85%以上優質學生)入英中，又要全面保證英語教育效果及單英語環境，不惜翻教師的舊賬，查看他們在會考或高考的英文科成績水平；推行「英中落車」制，要求不合學生和教師條件的英中下車轉為中中。但對中中，卻沒有對學生和教師有類似質素的要求，以確保英語或中文教育在中中的效果。這是什麼理據？

新政策的片面做法，將使絕大部份的持分者成為輸家、對香港教育長期不滿，也對香港整體發展不利。

### 無理難為英中

新政策要將所有英中，放入一個六年上落車的不安機制上，長期擾亂學生學習及家長選校的心，而校長教師也極難安心教學及辦學。上落車，是根據英語教學的一些輸入條件(例如：85%以上優質學生，教師以前的英文科成績水平等)，而不是教學過程及成果(例如，升大學率，科目公開考試成績，學生學習成果等)。這是不合理的，違背了績效取向的原則。例如，有英中的學生只有75%是優質生，但經過教師們多年的辛勞栽培，各科成績及表現，高於同水平(輸入方面)甚至擁有85%優質生的學校，這樣的英中不是應受鼓勵嗎？

新政策完全不理會「校本管理」精神，由中央微細控制校本運作，干擾學校用人的情況，翻教師的公開考試舊賬，衝擊教師的專業資格及精神，不信任學校及教師。由於上落車機制，有些英中已考慮放棄與一些小學建立直屬關係，以求保證收生有85%優質生。無形中，這新政策損害了中小學「一條龍」提供完整教育的良好意願和現行政策。

## 進一步歧視中中

目前，中中已多受到社會人士誤解或歧視。新政策對英中要求有 85% 優質生，加上「上落車制」、「30% 自主收生」，「較佳中中可轉為英中」，於是數年後的局面，是將全港最好的 30% 學生逐步全入英中。換言之，進一步確保所有英中教最好的第一組別學生。而中中則只能教第二、三組別能力較差的學生。無可避免，中中將進一步被標籤為次等學校。

同時，由於人口逐年縮減，中學正開始面臨殺校的危機。既然中中被標籤為次等學校，較不受家長及學生歡迎，自然首先成為縮班殺校的犧牲品。所以有能力而表現較佳的中中，多會考慮爭取上車成為英中，以顯示優勢，也可積極防止被殺校。故此，中中若不能轉為英中，被歧視為次等之外，面臨更大的封殺風險。

## 完全忽略弱勢學生

這報告以強烈措施保證學生有英語可教性，卻不幸地完全忽略弱勢學生的教育需要。實在使人失望。所提的派位制，繼續將學生五個組別合為三個組別，妄顧過去數年這政策做成的嚴重弊病：

1. 將以前第五組別(約最底 10% - 25%)特別需要照顧的學生，也多是延續隔代貧窮、無法適應常規中學教育的學生，全部隱藏入第三組，無法分別出來，於是這些學生再無法得應有的特別照顧和教導，卻反成為學校正常教學的沉重負擔，對所有學生不利；
2. 在校內及班內造成巨大學生差異，加上每班人數眾多，工作量大，教師普遍無法應付個別差異和需要。整體教學質素，已受到嚴重影響，造成大量教育不達標或會考零分的現象；
3. 三組別的派位法，也造成目前有些英中再難達到 85% 以上優質生的結構原因，而非單是個別英中問題；同時，中中亦同樣面對校內及班內差異極大問題，難於有效提升英語及學業水平。

這報告完全疏忽弱勢學生的照顧和巨大學生差異的災害，任由學校及學生自生自滅。這對弱勢學生及其他所有學生的教育，都是不公平和不負責的。

## 繼續勞損教師

我曾在本版(2004 年 11 月 25-26 日)，引用五個研究報告，指出香港教師的工作狀態，已陷入危境。其中主要原因之一，是近年改變派位制度為三組別，全港中學教師因而要照顧大量校內及班內巨大個別差異，工作難度在短時間內急劇增加，並因經常性超高工作量及教改推行，造成了大量勞損、精神崩潰的廣泛現象。不幸，這報告將繼續超高工作難度的政策，大量教師亦將繼續受勞損，對所有學生的教育極為不利。令人悲痛。

## 壓制公眾家長的需求

新政策號稱母語教育為主流，行強制性英中及中中，壓制和漠視廣大家長、學生和公眾對英語教育的強烈需求和期望，卻提不出大眾理解和樂於接受的前景和理據。並將這種廣泛需求視之為「追求名牌」的虛榮，而加以限制。顯然，當絕大多數社會領導、決策官員、和精英份子的子女，都是接受英中教育，這種壓制方法就已缺乏認受性和前景，卻只會積壓家長和社會人士的不滿，造成教育系統的長久混亂和隱患。

如何避免全輸家的政策？有沒有可共識的政策前景，讓學校、教師、學生及其他持分者的積極動力，釋放出來？

## 沒有前景的教學語言管控

目前的教學語言與升中機制的政策討論，應關注三個核心的問題：（一）這政策的前景是什麼？（二）要解決什麼問題？（三）現時所提的政策和方法能否解決這些問題，達成共識的前景？第一個問題至為重要，沒有高瞻遠矚前景的政策，只會製造更多問題，而所提的管控方法只會造成全輸的局面。

### 欠缺政策前景

要確立教學語言政策的認受性，就需要清楚交待這政策對個體、不同階層、以及整體香港社會的發展前景，讓公眾討論，達成有根據的共識。例如，這政策應深刻說明以下的前景問題：

1. 文化資本：語言是主要的文化資本(Cultural Capital)，在本地及國際市場上有顯著不同的價值和發展可能性，那麼英中、中中將會為學生及香港的未來發展，帶來什麼文化資本呢？有什麼不同呢？雙語中學有何不可？
2. 社會流動：教育是香港社會階級流動(Class Mobility)的主要動力。但是，新政策將中學分為英中和中中，強化英中的精英地位，這是否在惡化階級分隔？還是加速階級流動？
3. 經濟發展：在面向全球化及經濟轉型的挑戰，香港要成為國際大都會，那麼這語言政策是回應經濟高增值發展，還是落後整個競爭形勢？是否有滿足公眾和家長對英語教育的強烈需求？
4. 教改形勢：目前教改出現的樽頸危機，班內及校內學生差異極大，教師陷入超高工作難度和工作量的困境，新政策是否有助解決這些問題？還是惡化而不利教改推行？新政策的嚴厲管控與校本管理的精神，有什麼關係？

很可惜，這份報告沒有幫助公眾理解這些核心前景問題，大家只集中教學語言管控措施方面的爭論。

### 欠缺政策認受性

雖然報告書強調廣東話教學為主流，但在家長、公眾、甚至教育工作者之間卻非常缺乏認受性。最近，我在一個語言政策研討會中，向在座三百多位中小校長和資深教育工作者提問：「若可以，您為自己子女選英中嗎？還是中中？」，只有三位選中中，其他壓倒性地選英中。這說明什麼問題呢？他們都是最熟悉學校教育情況的人，而且多數是在中中或母語學校工作，但是他們都不選擇中中。

當我再問他們：「您估計香港官員、決策階層、中上階層的子女，有多少在本地英中或海外英中就讀？」，他們全面回答有九成以上。這又說明什麼問題呢？無論是否真的九成以上，都說明這一刀切的教學語言政策，缺乏應有的認受性。

### 欠缺信服的數據

由於這政策將強制性地劃分中學為英中和中中，並大力鼓吹中中的好處，那麼就需要有責任向所有家長、學生及公眾，提供清晰的資料及數據，說明中中畢業生在升學、就業及未來發展，相較英中生來說，並無不利不公平的境遇。可以提供這些資料嗎？你會信服不是空言嗎？

有沒有做過研究分析，說明英中或中中畢業生進入本地大學的醫學、法律、精算、環球商管等高增值的專業學系機會，有多少嗎？一般認為，中中畢業生的機會，非常渺茫。可以數據澄清這是誤解嗎？加上近年本地的名牌大學（如港大、科大、中大）正要大力國際化，是否可以向公眾說明中中及英中畢業生在本地及海外的升學前景，沒有重大分別？你又會信服嗎？

作為影響深遠的強制政策，若拿不出信服的數據，就會非常危險，使人懷疑是否「閉門造車」、甚至「表面鼓吹母語教學，實在維持階級分隔」。

### 欠缺天時地利人和

這政策是否具備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成功條件呢？

天時，可以理解為它的認受性和未來前景。如上面所論，這政策是欠缺認受性和前景的。地利，是指政策在目前環境下推行的合適性。新政策所提的六年英中上落車的不安機制、85%優質生條件對中小一條龍教育的衝擊、學童人口縮減的殺校威脅、學校間的劇烈競爭、公眾對英中的偏愛對中中的歧視、中中教材的落後欠缺、廣東話教學不是真正中文教學等，都是不利新教學語言政策推行的。換言之，政策欠缺地利條件。

人和，是指主要持分者（家長、學生、學校教師、顧主等）對新政策的接

受和滿意，願意合力推行。但如上文的分析，新政策將出現全輸家的局面：英中被無理為難、中中進一步受歧視、弱勢學生完全被忽略、教師繼續受勞損、公眾對英語教育的需求受壓制，再加上引來中中與英中的相爭、津中與直資的相爭，香港教育將陷入長期不穩定、內耗、內鬥的局面。何來人和？

如何解答上述前景問題，以提升有關政策的認受性、合適性及接受性呢？

## 文化資本與階級流動

教學語言及升中機制的政策討論，既是微觀的教學效能問題，也是宏觀的文化價值及社會發展的功能問題。對學生來說，不單是用廣東話學習的好壞問題，更重要的是未來日子在香港及世界上的發展機會高低。故此，在自由社會及全球化的趨勢下，新政策能否為學生好好準備未來，在文化資本及社會流動方面，有較優的發展機會呢？

### 文化資本？還是貪慕名牌？

透過學校教育，學生不只獲得有形的知識和技能，還會獲得無形的文化資本，包括語言資本、世界觀、價值觀、信念修養、同儕人脈、校友網絡、以及學校品牌的庇蔭。在不同背景的學校，學生獲得的文化資本可以完全不同，高低有別，因而未來的發展大有不同。所以，不少中上階層家長都會深明其中道理，用盡各種辦法，力爭子女進入「名校」。而低下階層的，沒有那麼多辦法，也知道「名牌學校」可改變子女的命運。古代孟母三遷的故事，可說是父母為子女追求文化資本的苦心例子。我們不應視之為貪慕名牌。

語言資本是文化資本的重要部份。何種語言、何種教育會帶來更高的資本價值呢？這應是今次語言及升中政策的關鍵課題。從國際通用性、市場供求量、及傳統權威地位來看，語言資本的潛在價值在香港市場上，是有高低分別的，一般認為英語最高，廣東話則較低，而普通話則在快速上升中。雖然我們心理上並不一定願意接受這樣高低的現象。

### 文化資本的不公平分配

當英語的資本價值較高而廣東話的較低時，新政策卻強制性地將中學二分為英中和中中，強迫大部份學生接受廣東話教育，而讓小部份學生享受英語教育，自然有公平問題。如前面所論，新政策並用〈上落車制〉、〈英中要有 85% 優質生〉、〈英中教師英文水平〉、〈單英語環境〉等條件，強化英語教育的精英地位，對英中學生獲取高價文化資本，接軌進入本地及國際大學，未來發展絕對有利。

但是，新政策卻對中中教育，沒有相類似的保證要求，而中中又往往要收取組別較差的學生，其中包括最底10%至20%的弱勢學生，帶入不少低層貧窮文化的負面因素，校內及班內學生差異極大，學習氣氛較難營造，加上中中往往受到歧視為次等的主觀及社會因素，無形中，中中學生較難獲得優質文化資本，如語言資本、世界觀、自信、及學校品牌的庇蔭等。

這樣的二分法，就在學生小學畢業後，進行文化資本分配，讓他們進入發展前景大有不同的英中和中中。這政策是不公平的。

### 雙語與文化資本的創造

面對全球化的挑戰，本地的經濟命脈、社會文化活動及高等教育發展，要更趨國際化，英語愈來愈需要。同時，中國逐漸崛起成為經濟大國，中文及普通話也日益重要。香港作為中西的經濟文化的交匯點，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模式，是要在不同經濟文化體系的交流、交換、交易、轉運及服務活動中，增值創值，從而贏取利益，繁榮起來。過去如是、將來也如是。故此，中英雙語能力愈來愈重要，應成為香港整體及新一代，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，非常戰略性的創值增值的文化資本，影響個人及香港的未來與生存。

從這點來看，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應高瞻遠矚，有長遠策略發展學生的中英雙語能力的，而不是簡單的分英中及中中教育。當學生具備雙語能力，就能獲取更廣闊的文化視野和資訊接觸面，從而更有效為自己創造新的文化資本，並可由文化意念及識見的交流及轉移，成為珍貴的個人及香港整體創造力。最好的是我們的學生做到：〈我能與世界多數人溝通〉；〈我有信心用英語或中文學習不同科目〉；〈我有雙語能力閱讀及應用萬維網上最新的資訊和知識〉。

### 階級流動，還是分隔？

過往，香港有非常優秀的公營學校系統，提供最便宜的世界級教育。這系統最能推動社會階級流動，無論家境如何貧困，學生都可以靠自己如努力，讀上最優秀的學校，進入大學，然後創造自己的事業。香港無數社會精英的鬥歷程，已見證了這系統的優勢。

但是，近年這優勢已逐步受到破壞。學校的階級分隔性愈來愈強。目前，新政策進一步強化英中與中中之分隔。正如前論，透過英中精英化的管控，精英會更精英化，鞏固了中上階層；中中主要收的是較差組別的學生，受到擴大大學差異的嚴重負累，弱勢學生和其他中等學生的教育，皆處於十分不利境況，較難取得高價值的文化資本，當然不利於階級向上流動。

可以說，新的教學語言政策及升中機制，會造成不公平的強制性文化資本分配，進一步強化目前的階級分隔，有違背自由社會所倡導的〈階級流動〉〈績效競爭上流〉原則，亦無助提升香港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競爭力。

## 教學語言的中央管控與校本管理

決策者和不少論者都清楚知道，目前教學語言的政策討論是複雜而富爭論性的。但是，卻很少人認識到，愈是由政府中央嚴苛管控，爭論會愈大，產生的問題愈多，人們愈不滿，其期望和動力愈受挫敗和抑壓。決策的結果不是全輸家，就是不公平的偏幫和壓制。換言之，目前所提的政策，正陷入一種古典〈中央管控的迷惘〉。

### 中央管控的迷惘

這中央管控的迷惘和困局，有以下一些特徵例子：

1. 政策愈要鼓吹母語教育為主；但不幸的，卻要英中愈精英化，而中中進一步受誤解和歧視；
2. 政策愈要為社會好學生好，嚴厲地控制英語教育的供應；但遺憾的，廣大的家長、公眾和學校的期望和需求，卻愈受強烈壓制而不滿；
3. 政策愈要避免對學生的標籤效應；但竟然，愈強化英中及中中之分隔，用上落車制說明英中優越性、中中次等；
4. 政策愈要堅持單英語沉浸環境對英中生學英語的重要性；但明顯的，愈不要中中生有這樣的環境去學習英語。
5. 政策愈要以強制措施保護學生的教育質素，甚至不怕〈要得罪全世界〉；但不幸的，對公營學校(直資、津中)的教學語言政策有不公平的雙重標準。不明是教育理據、市場理據、還是政治理據？

### 中央管控的失效和限制

每項中央政策的原意，是那麼美好，為何會這樣事與願違，充滿矛盾呢？實在，不足為奇。過去二、三十年本地及國際的教育改革經驗，都已說明這樣的中央管控的失效、弊病和限制性，不足以改善教育滿足社會多元多變的需求，故此，政策上有範式轉變(paradigm shift)，推動校本管理。今次語言政策的困境和迷惘，只是再重複過去中央緊控的弊病，十分古典。

中央管控，往往假設決策者有足夠智力(unbounded intelligence)和能力，能充份瞭解大小教育問題的複雜性及各層面的不同需要，並提出有效而相當全面的策略、標準辦法和程序，解決教育系統及校本的各樣問題。這樣的管控，又多假設家長、教師及學校能力不足，不可信賴，要中央周全照顧及監察。故此學校的管理工作，須依中央指令執行，並不照顧校本特性和需要。目前所提的語言升中政策，就是這樣的思維。



但是，由於社會急速發展，公眾對教育的期望和需要，變得多元複雜而高企，中央管控的一刀切政策，完全應付不來，各方面不討好，矛盾叢生，迷惘失效，打擊了各持分者的積極性。在管理學上，中央管控的原來假設，不切實際。

### 校本管理與質素保證

在九十年代初，香港已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(SMI)，在二千年起全港公營學校進一步實行校本管理，目的在下改決策權力到學校，讓學校(教師、校長、校董)及有關持分者(包括家長、校友、及其他社會人士)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責任承擔，根據校本需要，共同為學校發展長短目標，進行規劃，並運用資源解決面對的問題，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。

現在學校的運作，遠較八、九十年代有參與性、透明性、發展性、規劃性、專業性及問責性，加上有學校自評及校外評審的推行，香港學校已有一定基礎的校本質素保證及問責機制，對教學、考試、課程以及語言教育，應可自我管理和監管。

換言之，教學語言政策應適當信任學校及其持分者，容許較大程度的校本自主，讓他們根據校本條件和需要，努力去計劃、準備、發展及解決面對難題，以滿足不同背景及水平的學生需要，從而擁有最大發展及成長機會；同時，又可滿足家長和公眾對語言教育的多元期望。升中機制設計方面，應不要再把整個重心，放在防止過份操練及考試壓力方面，讓校本質素保證及問責機制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
我們應怎樣做?有什麼提議?

## 對教學語言政策的四項建議

教學語言政策的檢討，涉及教學效能問題，也與文化資本、社會流動、以及未來發展機會有深切關係，影響深遠。基於前文的分析，我對教學語言政策，有四項建議。

### 1. 採用較彈性的教學語言政策:

基於過去校本管理和中央管控的發展經驗和分析，我們可以改變中央管控的強制性政策，不堅持用全英語沉浸環境學英語的概念，不再強迫分中學為英中及中中，讓學校及其主要持分者有一定自主權，根據校本條件及需要，發展適合學生現在及未來需要的教學語言政策。

這樣達成的作用有三：一是讓校本持分者在語言教育上發揮積極性、並承擔教育質素的保證及問責，因而更符合校本管理的原則和精神辦教育；二是能更有效配合學生需要，提供較多元而配合不同持分者期望的語言教育服務；三是避免以過份簡化的二分法，壓抑公眾及家長對語言教育的強烈需求。平心來說，這也香港人歷來靈活做事的傳統，你說是〈港式〉也可以。

## 2. 協助英中及中中轉型為雙語中學

中英雙語資本，將是香港整體及新一代未來發展、所急切需要而非常戰略性的文化資本。對不同行業及不同學生的發展，所需的雙語資本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分別，有些需要英文多些，有些需要中文多些，有些則中英同樣非常需要。目前的英中和中中，只是不同類型或不同程度的雙語中學的兩個極端。換言之，我們若要加强雙語中學教育，就不應再將香港中學只簡單化分為英中或中中，所有中學都是雙語中學，但在教學及課程的雙語類型或程度可以不同。

有關當局可鼓勵及協助各中學用 6 年時間，按校本條件及需要逐步轉為不同類型或程度的雙語中學。初步提議如下：中中用英文教學時量或內容，可按校本需要逐漸增大，例如初中增 15% - 30% 課時（現提的是 15%），高中增 30% - 70%。增加方法：有（1）英文課及相關活動、（2）科目教學、及（3）延伸學習方式。同樣，英中也增加中文教學時量或內容，由 15% - 40% 不等。雖然雙語在教學上的含量，各校因學生需要可能有所不同，重要的是讓學生有基本雙語能力，及有使用雙語學習一些科目的機會、經驗、信心、及能力，為未來發展建下基礎。

這樣，就沒有明確英中及中中之分別，可消除對中中的歧視及長期不利的因素，也不必難為英中要上落車，讓所有學校、學生及持分者都能有較開闊而平等的發展前景，各就所長，各取所需，努力做好教育工作。香港整體因此而得到共贏而快速進步的未來。

## 3. 確保教學語言質素

雙語中學目的在提供環境，學習雙語及使用雙語學習，從而獲得最大價值的文化資本。雖然在不同學校、不同科目、甚至不同學生組別，雙語使用程度會有差異，但絕不應是口頭上的混合語、中英夾雜。當然容許不同科目用不同語言授課，例如用英語教數學或生物（包括口講、書本、評核），又可用中文教通識或聖經。在不同過渡期間，特別在高年級，亦容許〈港式〉的實務做法，即用英文的教材、作業及考卷，但用廣東話或普通話，講解及討論，我們不應譏諷之為〈掛羊頭賣狗肉〉。重要的是學生在科目上的表現及成績，能達致期望的合理水平。

至於整體校本教學語言政策以及那科用那種語言，應要有清晰的校本計劃及質素評審機制，交由校董會審批和監察，並送教統局備案。當然，教統局的外評機制亦有重要的監管角色，保證質素。若要設定一些準則，作為全校或科目教學語言選擇的指引或參考，則應以既有績效表現、增值程度為主，而不是以輸入因素（例如教師當年英文科會考成績）為決定因素。

#### 4. 長期的語言政策建議

研究和實踐經驗都指出，兒童有學雙口語(不應是混雜語)的天生能力，愈早開始培育愈好。可以說，口頭英語或普通話，愈年幼學，愈易學，效果愈佳。既然，雙語能力是香港整體及新一代的最大文化資本，對幼兒及小學的雙語教育，應及早大力研究及推行。若只在中學階段才加大力度提升學生雙語能力，是不足夠，時間配合上也不理想。

有關當局應有長遠策略，發展及改善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的語言學習環境，例如語言師資、小班、教師工作量、課程配合等支持雙語教育的有效發展。有恰當的教育配套和質素保證，讓每個小學畢業生，有能力及有機會在中學進行雙語學習。這可大大改善在中學時，使用英語或普通話互動及學習的困難。目前兩岸三地中學生及大學生用英語學習時，閱讀和書寫方面問題較少，但在聽講時較困難，形成學習時被動。

優秀的中小幼語言師資，對香港雙語教育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。要有長遠的語言教師培訓政策，吸引優秀人材成為中小幼的雙語教師。沒有優秀教師，甚麼語言政策和教育新措施也做不來。在香港實施雙語教育，仍有不少技術及認知上困難和挑戰，需要大量研究及發展工作支持實踐，當局應考慮成立一個雙語研究及發展中心，推進這方面的發展。

最後，我希望，今次教學語言的政策討論，能消除我們不必要的矛盾、誤解及內耗，為香港整體及新一代的未來發展帶來光明的前景，所有教育工作者和持分者都會滿懷信心，為這共同的前景而獻上自己的力量。

(全系列完)